

## 走出「失憶」的叢林 —— 後記

出獄之後，不知有多少人問過我，從21歲到33歲，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，那十多年的單身監禁生活，你是怎樣過來的？我只能說是一天一天硬著頭皮熬過來的。事實也的確如此。至於那一天天是怎樣「熬」的，就遠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。近十年來，我在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蕩起沉重的「記憶之舟」，讓思緒重新回到那噩夢般的日日夜夜，在歷史長河裏仔細打撈沉澱已久的往事。於是便有了這部「獄中顛天錄」，可以回答關心我的朋友們的提問了；同時也是以此告慰我那被埋葬在黑暗深淵裏的青春——倘若青春有靈的話。

這本回憶錄，既然是回憶「文革」的事，我當然希望它首先能在國內出版。然而事與願違，由於這本書的內容——如國內一位出版社的編輯所言——「太傷痕、太尖銳，是最純粹的文革作品，正落在禁區之內」，故暫時絕無在國內出版之可能。我對此也無話可說。文革中那十多年非人的經歷，創巨痛深，刻骨銘心，如何能粉飾得「不傷痕」、打磨得「不尖銳」、偷換為「陽光燦爛的日子」呢？即便這本書因不合時宜而只能「投諸荒野」，也由它去吧，真實是紀實作品的生命，一旦真實缺位，回憶錄豈不成了「演義錄」？

遺憾的是，如今「演義」式的「回憶錄」太多，特別是一些「名流聞人」，回憶起文革往事來，更是熱衷於弄虛作假、文過飾非，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塗脂抹粉。更多的國人則是有意無意「封閉」了對那段曠世劫難的回憶，大家彷彿全都患上了「失憶」、「失語」症。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。

一個如此「健忘」的民族恐怕是有危險的。須知有人正在遺忘的廢墟上種植謊言的種子，這些謊言的種子不多年後會長成成片的森林。到那時，人們將不再知道那場浩劫的真相，不再知道權力者的罪惡，不再知道民族的苦難和悲慟，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」！那麼誰能保證歷史悲劇有一天不會重演？